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5·

理性与激情

——加斯东·巴什拉传

【法】弗朗索瓦·达高涅 著

尚 衡 译



Gaston Bachelard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理 性 与 激 情

——加斯东·巴什拉传

〔法〕弗朗索瓦·达高涅 著

尚 衡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8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法)达高涅(Dagognet, F.)著;尚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杜小真等主编)

书名原文:Gaston Bachelard

ISBN 7-301-02777-X

I. 理… II. ①达… ②尚… III. 巴什拉, G. -评传 IV. B565.59

本书的中文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授权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François Dagognet

Gaston Bachelar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书 名: 理性与激情——加斯东·巴什拉传

著作责任者: 尚 衡 译

责任编辑: 沈浦娜 张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777-X/K·19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47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总 序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的柏格森到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等 3H（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一代；从六十年代前后闻名的福柯、施特劳斯、杜梅泽尔、拉康、罗兰·巴特等怀疑的一代；以至晚近的解构思想的代表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还有近些年来倍受关注的思想大家巴什拉、利科、勒维纳斯……尽管他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变换更迭的几代思想家与历史文化息息相通，他们是各自代表时代的象征。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生活、思想、经历的真实记录。一些著名作家、记者、评论家撰写的这些传记为我们描绘出伟大思想家们的生动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深刻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动荡不安、风云变幻而又总是欲求和平的二十世纪仍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

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来说，这一切愈发显得重要。须知，了解这些思想家，对于真实理解他们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认识二十世纪的西方，对于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自身该是多么“有用”。

杜小真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目 录

理性与经验的和谐——代译序	(1)
生 活	(4)
哲 学	(7)
文 摘	(44)

第一部分 科 学

一	1. 科学史及其窘困	(44)
	2. 具有“双重”意义的过去	(45)
	3. 科学史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46)
二	4. 反比较的科学理性	(46)
	5. 象的使用之悖论	(47)
	6. 现实主义的失败：电子化学	(48)
三	7. 准确性之夸张与不真实	(49)
	8. 热测量之绝境	(50)
	9. 被测量物与推论	(50)
四	10. 对大的思考使人轻松而恬静	(51)
	11. 理性是“锋利的”、“专注的”、“专门化的”	(52)
	12. 理性创造差别	(53)
五	13. 理性教育涉及意识	(54)
	14. 反心理化的心理学排斥形式主义	(55)
	15. 科学打破孤独：理性之“集体性”	(56)

第二部分 梦 幻

- 六 16. 精神分析或削减性理念化 (57)
- 17. 弗洛伊德主义:局限于社会性的诠释学 (58)
- 18. 冥想不是梦 (59)
- 七 19. 诗歌是物质运动的顶峰 (60)
- 20. 诗歌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61)
- 21. 体力劳动与象(物质论或能论的第一模式) (62)
- 八 22. 矛盾是象的生命之源(梦幻的第二个规律) (63)
- 23. 纵向——对立面的上升辩证规律激发
文学想像 (64)
- 24. 想像中的混合具有积极的双重性 (65)
- 九 25. 微小中的幸福想像(想像的第三个特点) (65)
- 26. 圆而亲密的空间 (66)
- 27. 反射的诗意或外在之内化 (68)
- 十 28. 早年的体验:最初的想像与童年
(跨时间性) (68)
- 29. 冥想与雌雄同体 (69)
- 30. 冥想同样启发和活化阳刚之气 (70)

第三部分 汇 合

- 十一 反对物质论的视觉教学法 (72)
- 31. 求实的巴什拉反对实物论的表现方法 (72)
- 32. 想像的唯物性 (73)
- 33. 现代科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 (74)
- 十二 理性、复杂性、完备性 (75)
- 34. “变化”之必然 (75)
- 35. 双重辩证 (75)

36. 以学为主的理性反对经院化与纯脑力	(76)
十三 交界处	(77)
37. 为了解放精神而研究梦幻	(77)
38. 中间区域	(78)
39. 两个不同的方面时而同时出现	(79)

附录：

《火的精神分析》	加斯东·巴什拉(88)
----------------	-------------

理性与经验的和谐

——代译序

在 20 世纪法国思想家中，巴什拉无论在思想、气质还是在精神风格方面都是别具特色的。他所代表的法国新认识论从未像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那样风靡一时，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却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巴什拉本人及其思想近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吸引力超过了一些曾经名声显赫的学界人物。这说明，一种思想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流传程度往往不能说明它的真正价值。而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精神，其魅力是永存的。巴什拉是位法国 20 世纪思想界中少有的未曾经过正规高等教育、未曾涉足思想家摇篮——巴黎高师的伟大学者，他具有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哲学家深刻的哲理性，诗人特有的想像激情，他的魅力也是永存的……

巴什拉哲学的出发点基于一种科学哲学的立场。而他的思想形成始终伴随着对 20 世纪的两种倾向的批判：有些哲学家只要谈到认识，就希望得到直接、直观的认识，他们认定精神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明性；而另一些哲学家只要谈到经验，就迅速地立即达到自身的经验，描述个人对世界的观点，似乎由此可寻求到世界的意义。针对法国存在的过于强调精神自明性和强调直观、主观经验的这两种倾向，巴什拉提出认识的出发点是科学，科学定义的存在是知的进步，它证明的是思想着的存在的进化着的实存。

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决定了科学结

论的“不直接”的特点，这个特点把人带进新的认识领域。例如，20世纪分离、称量同位素的科学手段，就是运用了间接的质量分光的技术，科学哲学的首要工作就是与直接的实在决裂，与最初的直观做斗争。而哲学与科学应该永远与现实相隔有距才能不断有新的建树。这样的理性主义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思想界要求理性与实践和解的一种倾向。巴什拉不希望走极端的道路，主张在超越本体论的过程中把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

巴什拉正是从这种“不直接”的立场出发，提出他的认识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即认识论的断裂问题。在《新科学精神形成》等作品中，巴什拉指出科学史不是连续性的历史，科学思想发展的间断性决定了认识论的断裂，科学思想更新换代时，后面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补充前面的思想，而是进行完全的更新，完全的否定，例如19世纪出现的非欧几里德数学，非拉瓦锡化学，非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非笛卡尔认识论等。科学经过对包含着不断的否定与涂改、又不断扩展的知的更新发展起来，新旧科学之间存在一个断裂层，是一种“否”的关系。而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通过克服认识论中的障碍而形成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纯化经验，使哲学同时避免实用的经验主义和传统的理性主义。

巴什拉的新认识论在当代法国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影响、启迪了当代许多重要哲学家。比如阿尔都塞、德桑弟、福柯、德勒兹……他的诗学想像理论对西方新批评学派也有很大影响。这位智慧的唯物论者，又是唯物的精神至上者，是我们在了解法国当代思想发展、研究西方当代文化现状时不能不注意的人物。他的理性与经验和谐的精神，在纷乱多难、喧嚣躁动的20世纪是难能可贵的。

尚衡女士大概也是出于对这种精神的崇仰为读者翻译了这本巴什拉评传。这篇篇幅不长的评传风格酷似巴什拉的风格：散文诗似的行文，处处散发着一一种智慧、理性的光芒，令人感到一种追求

和谐宁静的“激情”。尚衡女士的译文通晓、流畅，似乎也努力把这种“激情”传递给读者。如若读者凭借这第一部译介巴什拉的著作，感受到这种激情，并受到精神的启迪，并产生进一步阅读巴什拉原著的欲望，我想远在北角苦读的尚衡女士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欢悦。

杜小真

1996年3月

生 活

也许这只是崇拜者的幻觉,笔者发现在加斯东·巴什拉的生活与作品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本书旨在讨论这些联系。我们知道巴什拉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反对滥用传记,反对实用主义的、大而无实的综合抽象。因此,我们将尽力避免夸大二者之间的联系,避免造成各种没必要的误会。可以说巴什拉以其哲学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超越一般生存价值的生活;这种生活既充满想像,又极富理性,它浩瀚渺茫,冲破了常人可悲的现实存在。晚年,对于孤独而少动的思想家来说,生存就是写作,阅读变得尤为重要。面对堆满书本的写字台和铺开的白纸,巴什拉实现了他常常透露给读者的梦想:重新成为学生,与历经曲折的科学为伴,开始漫长的旅程;总之,那时,不是想像从生活中汲取力量,而是精神在不断地给他的生活注入活力。

尽管如此,巴什拉的生活还是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并使其作品具有某种独特的风格。文如其人,巴什拉本人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集矛盾的双方于一身;他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风雨,似乎同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巴什拉于19世纪末(1884年6月27日)出生在香槟省的巴—苏—奥伯,20世纪中(1962年)他在完全国际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巴黎告别了人世。他于1955年被选入道德与政治学院,1961年荣获国家文学大奖。他的童年是在法国农业最发达的省份度过的,那里,人尚未与壁炉中熊熊的炉火和田野中奔流的河水这类基本物质与日常琐事失去联系。当然,如果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巴什拉的美学就是回归自然之纯朴,那么本

书所讨论的问题将毫无意义；巴什拉的梦幻尽管不是对童年的回忆，但是家乡却是他的梦幻世界的地平线。“我愿意研究水的画面发展过程，是因为家乡的江河泉流始终在我心中占有主要的地位。我出生在川谷纵横的香槟省，我的家乡叫川乡，就是因为它布满了川涧河溪。”^[1]下面这段话更加感人：“不管别人如何解释这种不可抗拒的联想，每读到这一页，我都不能不想起那位严肃而又善良的医生。他戴着一块金表，走近我的小床，只用一个科学用语就使我母亲放下了心。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我们简朴的房子里，壁炉中炉火熊熊，他们让我喝托旅糖浆，我用舌头舔着汤匙。如今，那充满暖烘烘树脂香气的房子和那香气四溢的热药汤均已成为遥远的过去。”^[2]

追忆巴什拉的生活，不仅有益于更好地了解他的作品，而且可以使我们发现，他的生活的曲线与他的思想一样，断断续续，不断更新，二者之间看似毫不相干，却又惊人地相似。巴什拉在他的一生中，从未享受过平静单一的“连续性”，他的哲学理论正是对这种连续性的诅咒。他看上去是一位谦谦君子，人们一般不会想到，他在一生中顽强地战胜了生活的一场场风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变化与更新。1903年，他凭着中学毕业文凭走进了邮政部门，从那时起到1913年，他日常的工作就是称信，他曾在《否定之哲学》一书中回忆起那段生活^[3]。1913年，他准备电报工程学考试，同时拿下了数学本科文凭。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打断了他的命运的进程。1919年，他不得不放弃了当工程师的理想，大学毕业后到中学去教书，开始了他一生的第二个职业。从1919年到1930年，他在家乡的中学里教理科。当时，中学教师一般要承担好几门课，巴什拉有时得给“大班”生上哲学课。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读者，他非常喜欢这一工作。众所周知，35岁那年，巴什拉又开始走向新的知识领域。1923年，他获准成为身兼二职的科学和哲学教师。1927年，他答辩通过了两篇论文：《论相近知识及对物理学某一问题演

变之研究》和《固体的热传播》，1928年这两篇论文先后发表；1930年，第戎的文学院请他去任教，1940年，巴黎索尔邦大学请他去任教。

总之，巴什拉的作品中充满鲜明的对比，他的一生中同样充满决定性的“时刻”，或曰“骤变”，而巴什拉其人亦同样丰富多变。这位处于当代科学与艺术前沿的哲学家，早期似乎隐身于19世纪哲学风格之下，人们因此常将他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今天提起他来，人们还常常称他为勃艮第人，其实他是香槟人；人们一般以为他是一个激烈的理性主义者，其实，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在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激烈的理性主义者；他是哲学家，却从未停止对哲学的嘲笑；他为人机敏，能言善辩，甚至极易冲动，却又非常温柔、平和、宽厚；他固执而大胆，却又惊人的柔顺；在拼搏、沉思与工作中，他始终只身奋战，却又是一个迷人的健谈家、众人喜爱的活动主持人和难得的老师。显而易见，很难将巴什拉固定在某一模式里。他的一生与他本人一样，凹凸不平，对比鲜明。

巴什拉的著作同样惊人地超出常规。一个老哲学家怎么会变成了年轻的诗人？平静而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怎么会沉陷于漫漫夜思和那变幻莫测、难以控制的冥想之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科学和诗学两个方面去考察。

哲 学

—

我们先来看看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从《论相近知识》(1928年)到《理性唯物论》(1953年),巴什拉这方面的著作一共有十几本,汇聚了他的诸多研究课题。

1. 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论战性质,尽管不是很激烈,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些著作中读者可以发现,巴什拉始终反对一种传统的、或曰基本的概念,即认为人类最早的技术发明或理论发现均是聪明发展之必然或出于生存之需要。巴什拉认为,自然与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他坚决反对在二者之间建立任何联系,认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种联系掩盖二者之间的对立,淡化发明的重要性。甚至在《论水与梦幻》这部文评著作中,他也在强调:“人们总希望史前的人类祖先已经拥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解决他们生存中的问题……然而,航行之实用性并不足以决定人类祖先一定要制造船,任何实用性都难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踏上风浪之途的合理性。这后面一定有着某种很强烈的兴趣;最难以抗拒的兴趣来自梦幻,而非出于算计,这种兴趣具有很大的虚构传奇性。”^[4]梦幻的力量是人类最初改造自然世界的前提。当然,现代化的机器物化了定理,排斥非理念的东西,但是,像火和熟食的发现、镐或犁铧的发明、最初的工具或最早的加工、冶炼和蒸馏,这些今

日看来似乎并不辉煌的发明并不是什么科学最初的探索,而是梦幻之威力的展现。那个不真实的工作人(Homo faber)必须让位于游戏人(Homo ludens):“人不是在痛苦中,而是在欢乐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对超实用的东西的追求远远比对生活必需之追求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兴奋。人是自己的欲望之产物,而非需求之产物。”^[5]

科学史就是从这里萌芽发展而来。既然最初不存在什么开端(而且,必须不断重新开始),那么关于事物起源的问题也就应该让位于事物基础这一根本问题。在科学领域里不存在进化的问题,不存在过去服务于未来并描绘未来的问题。科学通过经常性的革命,始终在不断地重新进行自我组织,不断地征服自我。一门科学的过去依赖于它的现在,而非现在依赖于过去,这就切断了自然论或延续论的顽固的纠缠。

自然论与延续论是不可分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科学是随着各种偶然巧合的缓慢凝集而逐渐形成的。然而,新的思想与实验并不是什么缓慢的成熟,而是一种决裂。“即使在某一个别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掩盖那些真实的决裂和突然的变化。这足以推翻所谓认知发展是连续的观点。”^[6]可以引用巴什拉早期的文章:“热力学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在该学科起步时就已经存在……我们的感官从一开始就使我们必须直接面对那些很难分析、很难抽象化的一般性的东西。人完全靠建设性的精神活动使其对现象的把握准确化、丰富化。”^[7]此外,科学不是创新的积累者,而是它们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因此,我们应该超越对现象的经验性观察与积累。

持影响论的科学哲学家们试图证明,任何一项科学发明均与该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准密切相关,然而,无论是人类早期的发明,还是近代的科学发现均证实,这种观点完全不成立。巴什拉以大量而充分的分析表明了他对科学的态度,他始终不停地歌颂科学的

创新性。科学带来光明，却难以其光照亮自己的历程。科学史不属于史实和文献的领域，而属于协调与重建的范围，它的任务不在于找出科学假设之间的前后关系及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于提高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具有很大冲击性的科学进步的敏感度：“与认知障碍的概念不同，我们今天提出的关于认知行为的概念指的是科学天才的飞跃，这种飞跃往往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力。”^{〔8〕}

不过，这个新的概念仍需要改进，因为它很容易让人想到经验世界中所谓的突然出现或显现。其实，科学家什么也没有发明，他不过比常人更善于系统化。正是因为他不断建立联系，所以才能有所揭示。巴什拉主张矛盾的辩证关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揉在了一起，提出科学既有高度严密的结构，又充满传奇性的独创；一方面是必将日趋巩固成熟的各种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不连续的危机、大胆尝试与冒险。因此，绝对的、强大的理性必须使自己具有戏剧观和战斗性；如果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那么人类的聪明才智就无所发挥；如果人类的聪明才智起作用，那么就不能忽略它的努力与成功，而这努力与成功总会通过一个日期和一个人名得到具体表现。这就是科学史，一个没有偶然的历史；与其说它应该述说过去，不如说它应该拉大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2. 各种理论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什拉与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极力反对现实主义者强调表现模式之重要的作法。

17 世纪到 18 世纪，思想家们仍在玩宇宙于掌握之中，作着全面控制一切的狂妄之梦，然而，现代科学打破了人类精神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自信，帮助人类去战胜那个衰老的、死死抱住原则不放的、沉陷于旧套子中不能自拔的自我。

巴什拉从现代化学中找到了极具说服力的证例，它们可以清楚地说明现代科学是怎样“夺去了”人类精神的这种自信。人的精